

本土女性聲之必要

當哈利遇到莎莉，哈利才知道，原來女人「叫春」可以隨時隨地，按情勢需要，「叫」到聽者頭骨發麻，情緒高潮而後止。

「你竟不知道女人可以偽裝高潮？」於是，莎莉當場示範給哈利聽。莎莉此時的「叫春」（或是任何女人刻意呻吟的時候），顯然跟自身的愉悅，做為女性主體（subject）的感受，沒有太大關係。相反的，「叫春」的主體，在這種情境之下，不是女人，而是聽在耳裡癢在心裡的男人。此刻的女體是發聲器、擴音箱；她的聲音（呻吟）與身體成了男性主體的爽。至於她的快感，則是二手的、反動的、間接的：客體得以操控主體而獲得些許間接、剩餘的滿足。（「犧牲小我、完成大我」正屬於同一種邏輯）

異性戀的父權社會中，「叫春」早已淪為另一種男女主從、男上女下的「性」符碼，發揮不可缺少的助興效果。

符合「叫春」模式的文化產品在台灣到處可見。有些自許高尚正經，或至少自命不凡，打破成規的，如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，笑笑生的金瓶梅。比較沒有身段的。在書報攤便可

翻閱的，如各類情色畫刊、小說、漫畫、寫真集等。而所謂「叫春」，在於它們所共同投射的閱讀主體，以及造就的閱讀效果。閱讀者身處一男性主體的位置，既窺視又自慰，閱讀（女性）文本不斷「叫春」而自爽不已。

男「性」主體的無往不利，龐大膨脹無比，充分顯示台灣文化的父系異性戀霸權，同時也造成霸權淫威之下，男性集體「性」焦慮，腎虧徵侯群，成天害怕陽痿早洩。而女「性」自主的被抑制，女「性聲」的不准發出，更是性的不平權不民主。

男「性」自爽之餘，為何不擔心女人在旁偷看、暗爽？很簡單，不論明爽暗爽，多半不是女性，而女人的看與閱讀又往往是一種強制與學習的過程，以便確保各個走上異性戀女性的「正軌」。不帶她去看三級片，她如何學習在外乖巧，在家淫蕩的本事？

（性知識的內容、取得管道、場所，都足以說明台灣「性」的知識、權力、性別的共犯結構）。

本土女「性」聲之必要在於，叫春不再為別人，需為自己。先有自己的爽，再談對方爽不爽。

本土女「性」聲一旦發出（見島

嶺邊緣雜誌第九期「妖言」)，勢不可遏。女人不只一種，不只一種悅，不只一種性自覺的歷程不只一種情欲對象，不只一種性別——女人不必，只是相對於男人的女人，還有女人之間、之外、之餘的女人。

本土女「性」聲是台灣婦運的情欲解放大隊。沒有這些妖言雜音，便不可能改變、顛覆、摧毀、重組父權異性戀社會的陽具中心色情深層結構。而處女情結（節）正是此「父」的烙印，每個女體身上鑲了金鍍了花的手銬腳鐐。

本土女「性」聲就是自己動手、

自力救濟，解除銬鎖，拆散「從一而終」「唯一不朽」的陽具中心單一思維。

本土女「性」聲是女人出甌的情欲文學。（出甌：音同出軌；義同出櫃）能夠匯聚成聲，衆女喧嘩，寫以往所不能寫，說叫以往所聽不得，閱讀以往所讀不出的各種春情蕩意，已然出甌。若更能身體情欲流動不止，不止一個對象，一種性別，一個空間，一定時間……請期待，更歡迎妳加盟：女人出甌的情欲能量足以崩蝕父權異性戀體制的根本。■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（台大側門操場對面）營業時間：星期一～六，11:00～21:00／星期日，12:00～18:00

營業項目：女性書籍專賣・西文圖書代購・音樂飾品



各式藝文活動・品茶聊天沉思・活動場地租借

廣告文案運用島邊創意案例1：「情慾DIY」

